# 遼史/卷7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十六 ◄

遼史
卷七十七 列傳第七

► 卷七十八

耶律屋質 耶律吼 耶律安搏 耶律洼 耶律頹昱 耶律撻烈

◯耶律屋質耶律吼〈（何魯不）〉耶律安搏耶律窪耶律頹昱耶律撻烈

## 耶律屋質

耶律屋質，字敵輦，系出孟父房。姿簡靜，有器識，重然諾。遇事造次，處之從容，人莫能測。博學，知天文。會同間，為惕隱。太宗崩，諸大臣立世宗，太后聞之，怒甚，遣皇子李胡以兵逆擊，遇安端、劉哥等於泰德泉，敗歸。李胡盡執世宗臣僚家屬，謂守者曰：「我戰不克，先殪此曹！」人皆恟渙相謂曰：「若果戰，則是父子兄弟相夷矣！」軍次潢河橫渡，隔岸相拒。時屋質從太后，世宗以屋質善籌，欲行間，乃設事奉書，以試太后。太后得書，以示屋質。屋質讀竟，言曰：「太后佐太祖定天下，故臣願竭死力。若太后見疑，臣雖欲盡忠，得乎？為今之計，莫若以言和解，事必有成；否即宜速戰，以決勝負。然人心一搖，國禍不淺，惟太后裁察。」太后曰：「我若疑卿，安肯以書示汝？」屋質對曰：「李胡、永康王皆太祖子孫，神器非移他族，何不可之有？太后宜思長策，與永康王和議。」太后曰：「誰可遣者？」對曰：「太后不疑臣，臣請往。萬一永康王見聽，廟社之福。」太后乃遣屋質授書於帝。帝遣宣徽使耶律海思復書，辭多不遜。屋質諫曰：「書意如此，國家之憂未艾也。能釋怨以安社稷，則臣以為莫若和好。」帝曰：「彼眾烏合，安能敵我？」屋質曰：「即不敵，奈骨肉何！況未知孰勝。借曰幸勝，諸臣之族執於李胡者，無噍類矣。以此計之，惟和為善。」左右聞者失色。帝良久，

問曰：「若何而和？」屋質對曰：「與太后相見，各紓忿恚，和之不難；不然，決戰非晚。」帝然之，遂遣海思詣太后約和。往返數日，議乃定。始相見，怨言交讓，殊無和意。太后謂屋質曰：「汝當為我畫之。」屋質進曰：「太后與大王若能釋怨，臣乃敢進說。」太后曰：「汝第言之。」屋質借謁者籌執之，謂太后曰：「昔人皇王在，何故立嗣聖？」太后曰：「立嗣聖者，太祖遺旨。」又曰：「大王何故擅立，不稟尊親？」帝曰：「人皇王當立而不立，所以去之。」屋質正色曰：「人皇王舍父母之國而奔唐，子道當如是耶？大王見太后，不少遜謝，惟怨是尋。太后牽於偏愛，托先帝遺命，妄授神器。如此何敢望和，當速交戰！」擲籌而退。太后泣曰：「向太祖遭諸弟亂，天下荼毒，瘡痍未復，庸可再乎！」乃索籌一。帝曰：「父不為而子為，又誰咎也！」亦取籌而執。左右感激，大慟。太后復謂屋質曰：「議既定，神器竟誰歸？」屋質曰：「太后若授永康王，順天合人，復何疑？」李胡厲聲曰：「我在，兀欲安得立！」屋質曰：「禮有世嫡，不傳諸弟。昔嗣聖之立，尚以為非，況公暴戾殘忍，人多怨讟。萬口一辭，願立永康王，不可奪也。」太后顧李胡曰：「汝亦聞此言乎？汝實自為之！」乃許立永康。帝謂屋質曰：「汝與朕屬尤近，何反助太后？」屋質對曰：「臣以社稷至重，不可輕付，故如是耳。」上喜其忠。

天祿二年，耶律天德、蕭翰謀反下獄，惕隱劉哥及其弟盆都結天德等為亂。耶律石剌潛告屋質，屋質遽引入見，白其事。劉哥等不服，事遂寢。未幾，劉哥邀駕觀樗蒲，捧觴上壽，袖刃而進。帝覺，命執之，親詰其事。劉哥自誓，帝復不問。屋質奏曰：「當使劉哥與石剌對狀，不可輒恕。」帝曰：「卿為朕鞫之。」屋質率劍士往訊之，天德等伏罪。誅天德，杖翰，遷劉哥，以盆都使轄戛斯國。三年，表列泰寧王察割陰謀事，上不聽。五年，為右皮室詳穩。秋，上祭讓國皇帝於行宮，與群臣皆醉，察割弒帝。屋質聞有言「衣紫者不可失」，乃易衣而出，亟遣人召諸王，乃喻禁衛長皮室等同力討賊。時壽安王歸帳，屋質遣弟沖迎之。王至，尚猶豫。屋質曰：「大王嗣聖子，賊若得之，必不容。群臣將誰事，社稷將誰賴？萬一落賊手，悔將何及？」王始悟。諸將聞屋質出，相繼而至。遲明整兵，出賊不意，圍之，遂誅察割。亂既平，穆宗即位，謂屋質曰：「朕之性命，實出卿手。」命知國事，以逆黨財產盡賜之，屋質固辭。應歷五年，為北院大王，總山西事。

保寧初，宋圍太原，以屋質率兵往援，至白馬嶺，遣勁卒夜出間道，疾馳駐太原西，鳴鼓舉火。宋兵以為大軍至，懼而宵遁。以功加於越。四年，漢劉繼元遣使來貢，致幣於屋質，屋質以聞，帝命受之。五年五月薨，年五十七。帝痛悼，輟朝三日。後道宗詔上京立祠祭享，樹碑以紀其功雲。

## 耶律吼

耶律吼，字曷魯，六院部夷離堇蒲古只之後。端愨好施，不事生產。太宗特加倚任。會同六年，為南院大王，蒞事清簡，人不敢以年少易之。時晉主石重貴表不稱臣，辭多踞慢，吼言晉罪不可不伐。及帝親征，以所部兵從。既入汴，諸將皆取內帑珍異，吼獨取馬鎧，帝嘉之。及帝崩於欒城，無遺詔，軍中憂懼不知所為。吼詣北院大王耶律窒議曰：「天位不可一日曠。若請於太后，則必屬李胡。李胡暴戾殘忍，詎能子民。必欲厭人望。則當立永康王。」窒然之。會耶律安摶來，意與吼合，遂定議立永康王，是為世宗。頃之，以功加采訪使，賜以寶貨。吼辭曰：「臣位已高，敢復求富！臣從弟的錄諸子坐事籍沒，陛下哀而出之，則臣受賜多矣。」上曰：「吼舍重賞，以族人為請，其賢遠甚。」許之，仍賜宮戶五十。時有取當世名流作《七賢傳》者，吼與其一。天祿三年卒，年三十九。子何魯不。

## 子 何魯不

何魯不，字斜寧，嘗與耶律屋質平察割亂。穆宗以其父吼首議立世宗，故不顯用。晚年為本族敞史。及景宗即位，以平察割功，授昭德軍節度使，為北院大王。時黃龍府軍將燕頗殺守臣以叛，何魯不討之，破於鴨淥江。坐不親追擊，以至失賊，杖之。乾亨間卒。

## 耶律安摶

耶律安摶，曾祖巖木，玄祖之長子。祖楚不魯，為本部夷離堇。父叠裏，幼多疾，時太祖為撻馬狘沙裏，常加撫育。神冊六年，為惕隱，從太祖將龍軍討阻卜、党項有功。天贊三年，為南院夷離堇，征渤海，攻忽汗城，俘斬甚眾。太祖崩，淳欽皇后稱制，欲以大元帥嗣位。叠裏建言，帝位宜先嫡長；今東丹王赴朝，當立。由是忤旨。以黨附東丹王，詔下獄，訊鞫，加以炮烙。不伏，殺之，籍其家。

安摶自幼若成人，居父喪，哀毀過禮，見者傷之。太宗屢加慰諭，嘗曰：「此兒必為令器。」既長，寡言笑，重然諾，動遵繩矩，事母至孝。以父死非罪，未葬，不預宴樂。世宗在藩邸，尤加憐恤，安摶密自結納。太宗伐晉還，至欒城崩，諸將欲立世宗，以李胡及壽安王在朝，猶豫未決。時安摶直宿衛，世宗密召問計。安摶曰：「大王聰安寬恕，人皇王之嫡長；先帝雖有壽安，天下屬意多在大王。今若不斷，後悔無及。」會有自京

師來者，安搏詐以李胡死傳報軍中，皆以為信。於是安搏詣北、南二大王計之。北院大王窪聞而遽起曰：「吾二人方議此事。先帝嘗欲以永康王為儲貳，今日之事，有我輩在，孰敢不從！但恐不白太后而立，為國家啟釁。」安搏對曰：「大王既知先帝欲以永康王為儲副，況永康王賢明，人心樂附。今天下甫定，稍緩則大事去矣。若白太后，必立李胡。且李胡殘暴，行路共知，果嗣位，如社稷何？」南院大王吼曰：「此言是也。吾計決矣！」乃整軍，召諸將奉世宗即位於太宗柩前。帝立，以安搏為腹心，總知宿衛。是歲，約和於潢河橫渡。太后問安搏曰：「吾與汝有何隙？」安搏以父死為對，太后默然。及置北院樞密使，上命安搏為之，賜奴婢百口，寵任無比，事皆取決焉。然性太寬，事循苟簡，豪猾縱恣不能制。天祿末，察割兵犯禦幄，又不能討，由是中外短之。穆宗即位，以立世宗之故，不復委用。應歷三年，或誣安搏與齊王罨撒葛謀亂，系獄死。侄撒給，左皮室詳穩。

## 耶律窪

耶律窪，字敵輦，隋國王釋魯孫，南院夷離堇綰思子。少有器識，人以公輔期之。太祖時，雖未官，常任以事。太宗即位，為惕隱。天顯末，帝援河東，窪為先鋒，敗張敬達軍於太原北。會同中，遷北院大王。及伐晉，復為先鋒，與梁漢璋戰於瀛州，敗之。太宗崩於欒城，南方州郡多叛，士馬困乏，軍中不知所為。窪與耶律吼定策立世宗，乃令諸將曰：「大行上賓，神器無主，永康王人皇王之嫡長，天人所屬，當立；有不從者，以軍法從事。」諸將皆曰：「諾。」世宗即位，賜宮戶五十，拜於越。卒，年五十四。

## 耶律頹昱

耶律頹昱，字團寧，孟父楚國王之後。父末掇，嘗為夷離堇。頹昱性端直。會同中，領九石烈部，政濟寬猛。世宗即位，為惕隱。天祿三年，兼政事令，封漆水郡王。及穆宗立，以匡贊功，嘗許以本部大王。後將葬世宗，頹昱懇言於帝曰：「臣蒙先帝厚恩，未能報；幸及大葬，臣請陪位。」帝由是不悅，寢其議。薨。

## 耶律撻烈

耶律撻烈，字涅魯衮，六院部郎君颺古直之後。沈厚多智，有任重才。年四十未仕。會同間，為邊部令穩。應歷初，升南院大王，均賦役，勸耕稼，部人化之，戶口豐殖。時周人侵漢，以撻烈都統西南道軍援之。周已下太原數城，漢人不敢戰。及聞撻烈兵至，

周主遣郭從義、尚鈞等率精騎拒於忻口。撻烈擊敗之，獲其將史彥超，周軍遁歸，復所陷城邑，漢主詣撻烈謝。及漢主殂，宋師來伐，上命撻烈為行軍都統，發諸道兵救之。既出雁門，宋諜知而退。保寧元年，加兼政事令，致政。乾亨初，召之。上見鬚髮皓然，精力猶健，問以政事，厚禮之。以疾薨，年七十九。

撻烈凡用兵，賞罰信明，得士卒心。河東單弱，不為周、宋所並者，撻烈有力焉。在治所不修邊幅，百姓無稱，年穀屢稔。時耶律屋質居北院，撻烈居南院，俱有政跡，朝議以為「富民大王」云。

贊

贊曰：立嗣以嫡，禮也。太宗崩，非安摶、吼、窒謀而克斷，策立世宗，非屋質直而能諫，杜太后之私，折李胡之暴，以成橫渡之約，則亂將誰定？四臣者，庶幾《春秋》首止之功哉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